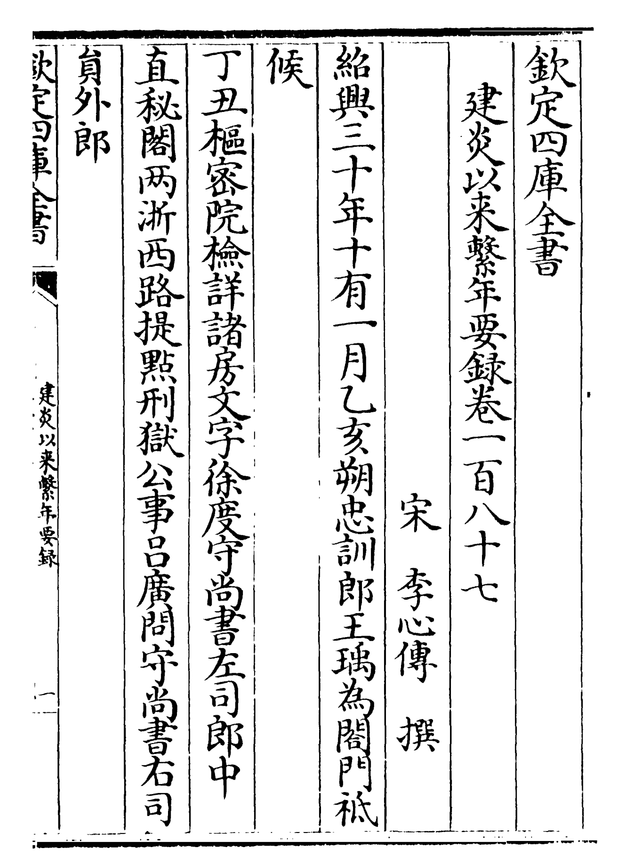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年十有一月乙亥朔忠訓郎王瑀為閤門祗候

丁丑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守尚書左司郎中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廣爲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己卯太常丞吳曽祕書丞杜莘老兼權吏部郎官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閒取而鬻之在選二百人遠客寒窘無所訴莘老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

庚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廣米㪷才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千監司守倅利其豐於已而莫敢問如永之祁陽乃監司職田之所聚爲縣

令者惟於諸司職租不乏則蔫削可盈不知斯民何辜而取其膏血以自媒也按令職田折錢而增直者計贓望今後只令納本色監司守倅毋得違戾從之　御史臺檢法官薛良朋轉對乞見任官毋得與部民結婚秩滿仍不得於本處寄居上謂輔臣曰此等事祖宗皆有成法可申嚴行下務在必行　詔故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特贈左金紫光禄大夫以其子金部員外郎緩言輔靖康末𡡉書之勞故有是命

辛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傳知建州用左
正言王淮薦也　降授右通直郎新通判福州林珣知
黃州
壬午邵州防禦使向超落致仕知文州司農少卿總領
四川財賦許尹薦超年未六十筋力不衰堪任將帥故
復令出守
癸未封永康縣主為永嘉郡主主壻王仲儡女適權知
閤門事張掄

甲申右承務郎趙益為右承奉郎益鼎孫也用其祖在相位時所遷官乞回授權吏部尚書洪遵奏比附戰功人身亡許收使特遷之

乙酉太常寺主簿李浩面對時楊存中權寵日盛浩為上言存中恩寵太盛嬰兒過飽恐非其福上頗感其言此據朱熹撰浩行狀修入存中明年二月甲寅就第 大理司直陸裡為太府寺丞裡為湯思退所厚以祠官理考改京秩論者非之

初殿前司遣將官往建昌軍招兵五百人詔守貳同領

其事及是招足守臣楊師中等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權尚書刑部侍郎黄祖舜試給事中　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壬辰詔諸軍出戍戰守軍校天寒暴露各賜帛一疋

乙未左朝請郎知黎州馮時行言本州税米並無正色每石理錢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者每石輸八千不充者輸十千乞為定直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椉影木酥果之屬其應干互市物貨仍不許見

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為人廉正而用法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横難制至是讋服

丙申詔内外諸軍毋得招收放停之人如逺將佐重行責降　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撙節到浮費三十萬緡乞以其半代民輸舊欠鈔鹽錢執政言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約妄用而代民輸理宜褒録第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侵漁百姓可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名後旬日乃徙時升兩浙轉

運副使時升益都人綱子已見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上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模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興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伏自陛下更化勵精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汲汲孜孜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猶得偃然在羣臣之上而秉國鈞欲逃折足

覆餗之譏難矣臣謹按思退本無器識更乏忠亮徒以工騈儷之文嘗綴科目飾詖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埙黄縁超躐徑躋樞近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之人遂至大用制下之日人人駭愕為相以来亦三閲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稱一事之可紀其任情率意凡所施為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威福以各權恳欲歸已怨

使誰當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專市私恩務姑息以媚下清儉化俗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貪鄙無嫌至於受三衙之餽裁抑權倖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脂韋固寵至於結近習之權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聞邊鄙之報則相顧而無謀覩將帥之驕則制馭之無術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寮章疏多沉

抑而不行曽何忠國而為民率皆背公而植黨如此等事未可縷數久玷鈞輔物論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欲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己亥武泰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令再任右朝散郎直祕閣充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悦道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上奏曰臣伏見十月癸

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慶歴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草詔罷之今日之應其陛下之大臣乎宰相代天理物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若得罪於天必示警戒雷比之號令君道也雲從龍之物臣道也今以陽氣潛伏之時無雲而雷是臣懷姦而乖其志於君君震怒而發隱慝於臣天變昭然與慶歴之事若合符契臣謹按宰臣

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志本由章句薦歷要塗專於狥私素無人望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掌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熺逐值更化之初四方賢才號名未至陛下姑且留之不旋踵而湯鵬舉為御史二人素通譜系鵬舉首鼠顧忌網漏吞舟而思退且結約貴近詭秘其迹自是安若泰山寖登輔相而敢肆意矣思退起於微官即登秦氏之門一時耆哲畧無識者自居相位

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昵近小人以為心腹盜名器而行以私恩假國權而傾揺同列有大議論則皇皇而無謀每臨事機則迎合而自固其負宿望者陽交而隂沮之其不附已者中傷而决去之曲庇豪強馳致紀綱不振多為回護暗使風憲不立土木雲擾於鄉郡賄賂輻輳於私庭每月俸金則便會於他邦而彊買良田戚屬門人則容諷於太學而屢玷優選姦偽萬狀外示人以不疑巧詆機穽隂伺間隙臣恐太阿之柄倒持竊弄

無所不至也然其罪惡未若檜之甚者以臺諫不由其門未興犴獄連搢紳之禍耳自張孝祥王希亮郤大受方師尹祝公達沈介之去自知寡助每憤惋不平劉寶之罷兵柄以廹於衆議而思退先與之通書若不得已劉錡之名為管軍公議惟允而思退密使人迎謁於前路欲收其恩身為首相四海具瞻而舉動大率如此正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有夏竦之姦邪而無其才術臣備位耳目之官況覩天變苟循默隱忍是為曠職伏

望陛下赫然震怒寘之典憲上以合仁宗皇帝之威斷下以快天下之公言　編管人前右朝請郎王彥傅死於靖州

辛丑右正言王淮入對上奏曰臣謹按宰臣湯思退初無素望可服時流偶以文詞僥倖科目其於人事之終始道德之指歸未嘗深講而熟聞也因緣秦檜引之要塗年除歲遷致位公宰忘事君之大義昧經國之遠猷竊弄威權動循覆轍有識之士固已寒心而乃進用匪人

習成朋比排斥異己公肆誕謾英俊沉於下寮耆老遺於散地故其所得非一時柔佞即桀黠亡恥之徒相與推擠黷亂名器雖布滿中外適足以養成禍胎不聞其長慮却顧為國家建久安之策成長治之業命令出而輒更官吏除而數易假封駮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妄作聰明陵轢同列小遇事機則相顧變色莫知所為尚能持危扶顛如古之所謂大臣者歟凡此皆其小智自私學未知道物我之心既勝愛憎之情遂遷黑白

紛然而方寸亂矣豈不上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哉臣身受異恩職司言責覩棟橈之將撓知鼎足之必傾緘默以居咎將安在輙采至公之論上干不測之誅伏望特垂英斷將思退亟賜罷免博選耆德以亮天工臣不勝大願　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臣伏見宰臣湯思退本無學術粗習辭章容悅詭隨偷合取寵十餘年間不出國門而至兩地當陛下更化之初凡向時阿附之徒斥逐殆盡而思退以雅善結託免於司敗之誅因縁推排遂

至宰輔不務改心易慮以懲往失而陰用其術以箝制天下之士凡不附已者必托他事以中傷之而其所恃腹心之人往往分布要地繳駮推行惟意所欲間有同列稍或異議則多方擠排迄去而後已尋常差除雖莞庫之畀例先招致款曲容諭使知歸恩之地於是朝士靡然從風莫不奔走其門而不顧其他專權自恣擅作威福本原浸大末流濫以致溢自非任言責者與之抗衡立敵時有以折其萌芽則人主之勢幾何不孤立而

無助邪夫宰相以用人為職要當以天下人才為心賢能所在何間疏戚今思退動懐私意必自己出耳目所及其能幾何故便佞輕綬之徒委曲傳會陰有薦導其言必行由是小人成羣布於中外而州縣之間被其毒者多矣若夫忌嫉言者甚於仇讎凡所建明故作沮格至戒飭版曹不得闗報時事近有姦臣獻間踈臺諌之策大合其意雖奴才鬼質亦以侍從處之察其自任之專加以用人之失使久在相位其害將日甚於一日真

賢實能亦何路以自進哉伏望聖明洞照其情駿發英斷亟賜罷黜以開賢才之路以除禍亂之本以快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則君子道長有德彙進而朝廷之勢尊太平之基立矣　太府寺丞陸𥙷罷右正言王淮論𥙷初乏寸長惟以醫術遊士大夫之門湯思退以其治母疾有瘳擢致丞列瀆亂流品聞者駭愕望賜罷免故有是命　從義郎閤門祗候种溛知永康軍溛自陳師道之子別無人食禄故除之

癸卯權户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錢端禮入見上言近制初除從官許論薦人才以備擢用竊見左朝散大夫邵知柔敦朴重厚清介誠實博通古今邃於學問左奉議郎魏杞力學能文議論方正事親孝居官廉左朝請郎吳芾奮自儒科曉暢吏事守正不撓才力有餘知柔見知袁州杞知涇縣芾見持服乞俟任滿服闋日名赴行在量才録用從之杞壽春人也芾仙居人已見　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聞易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以小人為戒以其蔽明害治怙勢招權故去之惟恐不亟臣等近日論奏湯思退乞寘之典憲聖度寛容未賜威斷臣等因讀唐史陸贄奏議見贄反復論裴延齡姦蠹其言君子小人之際甚詳而明至謂延齡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不耻臣等謂此數語正為思退設真小人之雄也思退初居政府時秦氏既敗朋附掃迹獨思退在焉時有語曰知不知問進之

會不會問思退進之乃思退字益甚言其秦黨而得免竄逐也自登宰輔政由己出同列莫敢與之校如王綸賀允中稍不詭隨則多方抑之終以睚眦不協或稱疾或掛冠而去大抵小人勝也明揚人才宰相之職思退則不然己所喜者立致青雲己所惡者如視秦越以樸厚為山野以巧佞為才能專恣自用動有猜妒之心如孫道夫蜀士也慮薦其鄉之人則黜之遠郡葉謙亨其所愛也以别為知己所稱則怒而補外故正人端士耻

登其門而一時躁競側媚之徒揺尾而希進錯列中外氣燄薫赫方以類聚無足怪者至若每有差除之人則必預延至私第宻以告之權貴之家或有干請則阿意曲從惟恐少忤激賞等庫皆用其平日所私之隷使命出疆必薦其親舊苞苴之輩王曮竄逐之罪人也以其同類遇所遣親客人来致書思退必呼入宅堂委曲問動静而致意焉不知果欲何所為哉凡有舉措率背公營私擅權植黨欺罔君上凌玩搢紳是以唾罵形於里

閭之談嘲笑見於俳優之語昔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事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烏用權今思退反是原所以陷溺其心者由秦氏也故臣等復以小人論之伏望早賜處分臣等不勝拳拳憤激之至　右諫議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臣近上章論列宰臣湯思退植黨營私懷姦迷國乞賜罷黜俯伏俟命未蒙施行仰惟陛下體貌大臣務全恩意使之自圖進退曲盡始終然以思退之在

相位頗權自恣擅作威福箝制天下大率效秦檜所為
臺諫交章猶未足以當其罪惡謂朝奏暮斥庶幾少快
天下之望豈可以大臣罷政常禮遇之使得從容於去
就之間哉漢法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即時布衣出府
免為庶人有他過則乘棧車牝馬放歸田里今思退之
罪惡暴著如此蓋不止於不勝任及他過而已而陛下
待之之禮太過此中外所以未喻而臣等所以惶惑而
未能自定也況思退平時詭譎動輙任數竊恐遷延顧

望别生事端欲望特發宸衷早賜斥逐使觀聽釋然而無疑天下幸甚

十有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宫翰林學士洪遵草制畧曰思退蚤由廸簡亟上清華迨予更化之初實首本兵之寄寖隆物望越秉機衡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嘖有著此為洪遵罷翰林張本思退在相位踰三年　初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於城

內外與銅錢並行至是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

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數品搭應副從之

東南用會子自此始

丙午同安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益端獻王女

也　侍御史汪澈言伏覩湯思退罷相播告之初訓奬

過當公論洶洶須至冒陳臣等聞秘殿隆名所以褒碩

德殊庭厚祿所以養真賢惟進退之得宜斯授受而為

稱若時思退為國具臣當故相醜正之時遂鄙夫患失

之志逮經更化分合投閑巧為媢竈之辭遂致吞舟之漏遷延歲月叨竊鈞衡背公營私專權植黨所進用者皆姻戚所昵比者為姦邪以林覺之庸鄙而掌版曹以沈介之僉壬而居省闥葉謙亨坐外交而罷右史方師尹由內援而擢左司張孝祥猶有童心聽其狂說郤大受真若鬼質納其陰謀初不恤於人言但力行其私意至於臺省之遷擢筦庫之差除悉諭意於數日之前欲受恩於一門之內輕視同列旁若無人謀不僉詢事皆

專決朝廷除目既下擅自更張臺諫封章上聞率為沮格録其專恣之罪合在譴呵之科縱未正於典刑豈宜加於寵數願垂睿斷俯徇至公追褫職名寢罷祠禄仍降章疏付外施行使天下共悉其愆尤知朝廷不阿於貴近用以警策不亦宜乎初澈等再論思退欲鐫其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　右諫議大夫

何溥等言臣等嘗論奏湯思退姦邪已蒙威斷賜之罷黜告庭既退公論尚喧臣等竊以為有大不可者思退貪鄙之狀見於前後居官市井之人皆能縷言其在侍從也蘇簡為處守嘗以五百緡贈思退母之父而得還其母又有妹夫梅琦者毆僧至死簡諷麗水令張裡枉其獄而出琦之罪以此二事德簡簡雖病且僇力欲薦揚以報之以至在翰苑則因行權貴之詞而受金二百兩以公用錢置私物亡慮數百緡其在相位也石邦哲

居越與思退之壻高翥遊邦哲藉翥以求差遣於思退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劵矣思退乃悟其非命翥取元金而還其田邦哲欣然歸之思退不折劵而懐之如故乃除邦哲福建參議官田與金皆不可得邦哲對人每宣言之至若青田之潘集平江之張巽會稽之詹承宗括蒼之潘景珪輩率家計鉅萬厚以財賄肆行交結思退或與之連姻或與之補吏又如貨縑帛於鄉郡糴俸米於近州責其倍償公私咸擾政事堂不造食

而折見錢權要以時新而絡繹供饋享萬鍾之禄績效

蔑如更務貪鄙都人號之曰養家宰相亦可恥矣祇㓕

隆名真祠厚禄非勲賢不居思退何有於是臣等職司

言責不敢但已伏望聖慈亟賜褫奪追寢以絶紛紛之

議仍降出臺諫累上章疏庶使天下曉然知罪惡之不

可掩如此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宫湯思退

落職依舊宫觀

戊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畧近郡平民為軍乞自今軍下不許收刺遇有闕額均下諸州招填庶幾軍無闕額民獲安堵樞密院亦奏其獘且言三衙見管官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欲令以今歲終兵帳立為定額宰執進呈上曰兵不貴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緡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見管兵帳為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為定額日下住罷光遠

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斤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罷之　是日上謂大臣曰朕頃見秦檜論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術如何恐招物議似未為確論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若之何盡知其心術朕謂果知其賢固當用之不然採之公論國人皆曰賢如何不用借使繆濫旋行罷黜亦惟公論但不容私意無不可也宋史

全文史臣曰爵位公器也是非賢不肖公論也採之公論而任以公器設有不如所任又從而去之在我無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義也奈何狥一已之私見以未知其心術而遽棄焉嘗觀趙鼎薦用臣寮後乃奏罷而上

謂鼎非護短益以重之又曰張浚用趙哲曲端劉錫見有其過即加重譴其措置未為有失何得輕用言者以罪浚嗚呼檜之罔上而上察之鼎之盡公浚之無罪而上知之所謂明矣　初知瓊州定南寨劉薦貸黎人王文满銀馬香錢而不償文满怒率其徒破定南寨薦遁去其子為所執文满遂掠臨高澄邁二縣廣西轉運判官鄧祚時為瓊管安撫調土兵擊文满逐之奪其田以賜有功者至是以聞黎南海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

黎耕作省地者名熟黎皆椎髻跣足男子常帶弓矢喜
雕紋女工紡織得中國綺綵拆取色絲和木綿挑織為
軍幕又紩織木綿吉貝為布與省民博易其居處架木
為兩重上重以自居下以畜牧地産沉水蓬萊諸香為
香譜第一漫山皆檳榔椰子亦産小鳥翠羽黄蠟之屬
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貲多入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
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外始是州縣大
抵四郡各占島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

崖在島南陲既不可取徑則復浮海循島西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盖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云　數文閣直學士致仕劉一止卒年八十二一止樂易長者聞人有少善率稱道不容口　夜白氣如帶東西亘天

己酉詔三衙官軍並以今年歳終月分見管人數為額日下住招自今有闕並申樞密院取旨下諸郡招塡用本院奏也　太學博士鄭聞言太學補試弟子員至五

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保明給據聽赴補試從之　言者論近太府寺選官檢視左藏庫有剩物計值十四萬七千餘緡乞依天聖故事拘管入帳不得將剩數比折欠少仍於京朝官諸司使副内選委有風力屢更事任可以倚仗之人為庫官從之　右文殿修撰知綿州孫道夫卒詔復數文閣待制致仕

壬子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守著作佐郎　太學博士

鄭聞為太常博士

癸丑樞密院言三衙官兵已立定額江上諸軍理宜一體詔鎮江建康府江池鄂州駐劄御前諸軍並以奏到九月分見管兵帳為額內江州荆南府有未招人數聽招足日住招應諸軍日後有闕具數申樞密院招塡

國子博士劉藻兼建王府小學教授　侍御史汪澈言諸路經總制錢以十九年為額其數太多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賦蓋是適然今

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額先是曹泳在版曹始立定額其後李邦獻賀允中黄祖舜數以為不可而其言不行並見紹興二十六年及是陳康伯進呈上曰可令户部具十年中數立為定額仍比十九年數減多少十年内通欠若干若不與除放及減歲額恐虚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數取足以困百姓於是批旨行下按紹熙中東南諸路經總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乃又多於紹興十九年之額不知何故當考既而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黄應南入見又請盡除遞年積欠經總制錢從之

乙卯宰執奏累有臣寮論知縣庸懦不職上曰知縣若非贓私慘酷依祖宗朝與兩易其任不理違闕此良法也　侍御史汪澈言太常博士朱熙載嘗以贓罪被斥湯思退引在奉常情同膠漆祕書省正字查籥為洪州司户諂事張常先任滿造都知張孝祥為思退所喜即走其門孝祥以氣類之同大相稱引逮孝祥之去恃籥以為心腹使之刺探時事每與思退書皆籥密為傳送詔並罷按籥在館中以論事稱今年十月乙丑面對不知所言何事也

丙辰武德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第三正將王玘降一官放罷以都統制王權劾其强刺民為軍故也

初右奉直大夫直顯謨閣續𠪱以帶職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許之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楊邦弼言其非舊制封還錄黄丁巳進呈陳康伯奏此由秦檜放行王晌等三人遂致援例者衆實違令甲上曰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揀易亦改動祖宗格法朕因思霍光專政廢昌邑殺許后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

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絶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戊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吳曾素乏鄉譽詐以上書得官因挾命術遊時相之門敢為大言士流嗤鄙今處銓曹懵不曉事詔曾與在外宮觀

己未左朝散郎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莫特降一

官莫前知瀘州續勴為本路漕為屬吏宇文紹直求補發薦牘莫許之矣既而郡以為勴所詰莫怒以勴私書申三省及御史臺右諫議大夫何溥論莫非士大夫之所宜故有是命紹直時中孫也　初廣右土丁自熙寧間有詔五丁取一免其科役每一年在縣一年上州自仲冬至次年正月終分番三日一閱取事藝最高者二分先放之至是州縣多以土丁供雜役每遇放免則或取其錢議者以為言詔禁止

庚申詔春秋三傳非係釋經處毋得出題以取士用右正言王淮奏也自秦檜擅權舉人對義者多附會時政失經旨故淮奏及之

辛酉言者論六卿分職條章亦異朝廷特總其要而已今則不然均是事也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事也而有元降續降之別欲予則巧為傅會欲奪則工於舞文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於本部條法別無違礙有勘當

已上而退送者有未及勘當而套狀者或因堂白而面
授旨意或無處分而惟務陸沉變亂舊章眩惑觀聽人
無所措手足始干託請求惟朝廷之命是聽百官有司
交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望詔三省大臣凡四方奏請送
有司者令各以成法來上其不以實而依違遷就者主
典科違制之罪長吏以不職免所居官庶幾道揆正於
上法守明於下矣從之　詔自今三衙取到綱馬看驗
訖令樞密都承旨用火印撥付逐司其見管馬亦依此

用印江上諸軍委總領所江池州荆南府委守臣仍自遠及近以甲字至壬字為文戰馬印左輜重印右用樞密院請也

壬戌賜劉倚和州防禦使印

乙丑權户部侍郎錢端禮言比年以來國家財賦經費浩瀚陛下躬行節儉宜乎府庫充溢而日見匱乏静惟其弊必有所緣且國無三年之蓄古人所憂況以月會日計者也臣私憂過計以有限之數不可應無窮之用

謹按紹興二十九年一歲之費編類成冊進呈望詔三省樞密院臺諫兩省侍從同戶部公共商推究其弊原直書無隱然後條陳取旨斟酌均節使可施行實當今之急務詔戶部條具以聞

丙寅上謂宰執曰比屢諭卿等屯田事須先立規模如一夫受田多少以括到荒閑田充佃耕牛取於何地下至農具糧種廬舍之類當悉有條理方可行下茲大事也經始勿亟庶後來無更改之弊不可以一夫獻言遽

即行之當博採物議而詳審之也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洪遵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澈之再論湯思退也首言播告之初訓奬過當遵聞乃杜門丐罷上不許疏再上乃有是命　詔祕閣修撰郭瑊妻安人趙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權户部侍郎錢端禮妻令人高氏特封平樂郡夫人趙氏宗室女高氏宣仁后家也二人與建邸連姻故得封　是日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始視事時總領所帑庾見在

之數為錢物計一千四百四十四萬引糧二百三十萬石皆有畸而糧之椿積於沿邊者為九十四萬此皆其大槩也先是司農少卿許尹總蜀計以邊事有萌乞下四川諸州造甲二萬副許之據王之望申三十年許尹陳乞造甲二萬副自當年七月為頭未見降旨日月仍令逐旋撥赴總領所儲之利州以備軍用

丁卯閤門宣贊舍人判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玘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時鎮江軍

中馬多老病選鋒一軍堪者六百五十餘匹劉寶為都統制利其芻秣不肯言至是觭乞揀選退馬付淮東諸州出賣上從之因詔内外諸軍所管並令諸承旨總領官江池州荆南府守臣即軍中揀退具數取旨

庚午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将軍兵部尚書布薩權副使翰林學士忠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于紫宸殿上服淡黃袍不設仗　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上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

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是日直
顯謨閣知荆南府續厳始至官首遺宰相陳康伯書言
荆南居吳蜀之中於今最為重地邇者北敵列屯近塞
哆然有建都雍汴之意疆場洶洶靡然揺動幸其事暫
輟邊人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
北使敵人異時萬一徙居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
蜀之饒以為用而南窺江浙之漕以為食也今駐蹕臨
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咽喉自中興以

來三十餘年矣視荆南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敵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今荆南兵備單寡形勢削弱盍分鄂渚戍兵之半為荆南久駐之基以伐敵謀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荆南次取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荆南實輩王室而可易為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淮南横亘千里勢不可分殆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泝流而上殊難為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

下殊易為力今分兵於荆南吴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矣康伯以奏上納其言時已命李道為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乃調循贛州摧鋒右翼軍合萬人隸之然二州兵不以家行日夜念歸其將皆不伏道節制或問道戰守之方道曰即敵至吾壅水護城無事矣議者謂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決之可以攻未可恃也與李道議戰守盖馮時行

辛未右承務郎襲封衍聖公孔搢為右承奉郎搢年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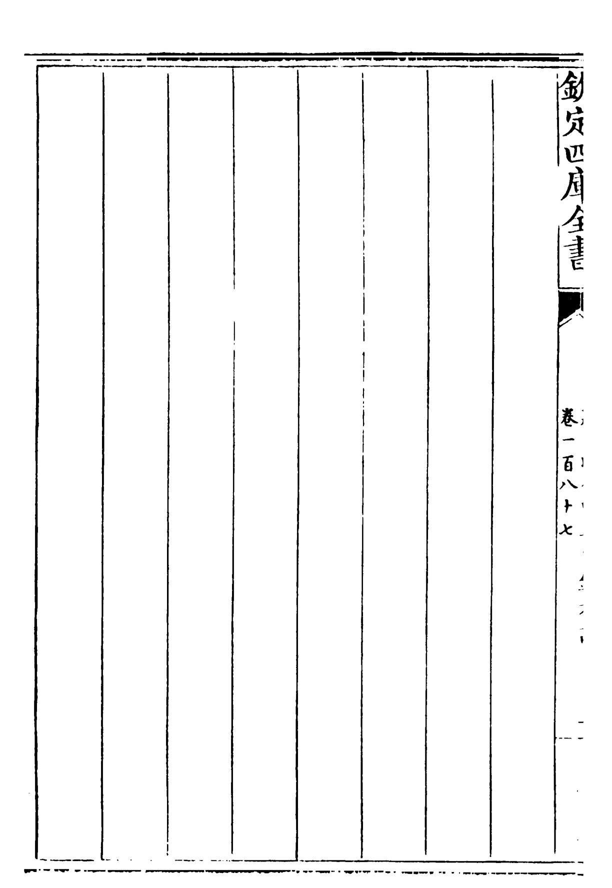
九法未當磨勘吏部奏揩先聖之後特遷之
是冬孝慈淵聖皇帝崩于朔庭年六十一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三人　諸路斷大辟三
十一人　諸路上户部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
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　初夔
路施州南平軍歲鑄鐵錢皆有定額至是施州以民户
難得鐵炭為詞令七分輸正色鑄錢七千餘緡三分折
納價錢計三千餘緡並充省計之用而南平軍亦以礦

苗漸少歲鑄僅千緡視舊額不及十分之一夔錢益耗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布薩原書作孛散誤改
見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八至九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陳祁

謄錄監生臣沈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歲次辛巳 金海陵煬王亮正隆六年 春正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上不受朝命權吏部侍郎李㵾用牲于太社
百司守職既而太史局言當交不虧詔勿賀
丁丑雷發非時
戊寅命輔臣燕北使于館不用樂 初議者以揀汰使

臣為州縣蠧請以官田授之許子孫為世業户部侍郎錢端禮等乞計一年衣糧之數紐價授田俟其一年罷其廪給仍令常平司貸牛種三歲取償詔兩省臺諫官集議聞奏三月丁酉議上

癸未左廸功郎守祕書省正字胡憲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憲以老乞奉祠吏部言在法館職到任一年通四考改官按憲以賀允中薦累召方起今到任半年却有實歴過十餘考故有是命憲時年七十有五

矣

初兩浙民户歲輸身丁錢而湖州為紬絹八萬匹有奇每三丁輸一匹其始丁少遂均科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休兵日久丁口滋多而科猶如故由是諸邑增收丁錢以資他用民甚苦之左司郎中呂廣問之為兩浙轉運副使也上命廣問改正至是廣問乞自今增丁不得增絹丁亥從之　是夜風雷雨雪交作人疑其異既而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

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願陛
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周之
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日之間再有大異今一日而
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可不懼乎今邊防之策聖謨
深遠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
蓄未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
若寇至不可一日而弛也至于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
握兵符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財壞軍政人不敢

言道途側目養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此臣憂國惓惓納忠之至意也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李澗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澗引年求去故有是命　左朝奉郎黃抗知泰州　初劍建汀邵四郡例般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于民時汀之長汀縣鬻鹽峻急民走轉運司訴之漕臣王時升庇其事舉人劉亮詣戶部訴之事下汀州會州遣巡檢官張士先於鄉下督鹽錢其黨賴

福高等懼亮不能自直因苛留士先乞州釋亮兩易之
且擊其從兵有死者知縣事陳夢遠乃誣以嘯聚守臣
孫祖善亟遣正將謝宣措置宣遂戮福高等千餘人焚
毀數百家學諭葉椿率邑人訴于祖善夢遠言椿與賊
交結繫之州獄欲致之重辟録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
得致仕而去州上其事于朝且令宣乘勢掃蕩亮持牛
酒犒軍宣執誅之至是言者奏祖善等賊殺不辜又言
通判向士俊必欲傅致葉椿諸人之罪時夢遠已屬吏

詔并罷祖善等三人仍令師司究實申尚書省其後安撫司王師心言如章乃詔夢遠降三官士俊宣各降二官而師尹還任民被戮者具租税皆捐之夢遠璀族孫師尹閩縣人也謝宣出兵在去年八月陳夢遠等降官在今年五月巳卯今因孫祖善等放罷併書之

上問宰執三朝國史何日可進陳康伯曰帝紀已成列傳未就上曰史官才難劉知幾謂必具才學識卿宜謹擇之上又曰頃有乞撰會要者湯思退不曾行會要乃祖宗故事之總轄不可闕也但自元豐後續熙

之益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改康伯曰謹遵聖訓既而乞令館編元豐以後詔從之詔館編在是月壬寅今聯書之

辛卯左奉議郎沈厚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初用李琳薦也琳薦厚事已見紹興二十七年四月甲寅

壬辰權尚書户部侍郎趙子潚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　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嘗再論劉寶罪惡乞奪其節鉞投之荒裔未蒙施行今復有訪聞事迹擇其灼然者更歷為陛下言之寶之軍籍不為

少總司幇勘月有常數而入隊者不及其半自餘雖曰輜重曰防托曰放牧不應如是之多率皆虚偽支破請給又如死馬至六七百匹而不開落芻粟之費果何歸機織至八九百人而不教閲錦綺之成果何用捃摭羣下類多逃竄有効用陳孝恭者為之首今在廬壽之間其徒頗衆軍士為暴略不禁戢如刼掠隱寺及大港民家間有捕獲恐人議已即自坑而埋之率以為常凡此皆實之肆欺罔壞紀律葢其罪之大者也逮遠者一選

鋒軍使臣專任為回易庫監官開激賞等庫於市心置塌坊柴場於江口分布錢物差人於荆湖福建收買南貨絡繹不絶每將諸軍請受銀并折色公據盡行拘收明取暗尅歲月深遠不知紀極簿歷詭秘無從稽考今據逵供所管内外回易錢僅五十三萬餘貫其欺隱不可勝計此實之剥下賈怨又其罪之大者也土木之工興作無時强占鎮江府倉基以為大第令劉聚郭剛等管創蓋房廊以至起亭榭造塼瓦運花木廣種植幹辦

淮甸及平江諸處財產與淮南伐山燒炭諸役紛然略無休息此寶之虐衆營私又其罪之大者也酒庫元許置一所俾助軍用寶乃擅置兩大庫又添置脚店百餘處列布闤闠究其用心專以漁奪總司及鎮江酒庫之利寶之赴行在隨行所帶金五千餘兩銀三千萬兩今拘收止得銀四萬一千餘兩金錙銖無有矣其在軍中搜買珠玉珍奇之物以為苞苴動輒用銀至三五百錠前後所用不知其數此寶之貨財自殖又其罪之大者

也至如庇一庸僧惠山者住金山寺令蓄二妾于軍中李琦家朝夕出入縱其淫汚岳超母死則役軍士置墳墓而實親為之行服是豈管軍之所為哉且實無尺寸功致身節鉞之貴陛下姑務優容責其來效而乖戾乃如此雖已罷兵柄置散地而責罰不加焉與以禮求去者無異臣等備員耳目之司不敢循默竊謂實之罪彰彰如此大則誅戮小則竄殛今乃擁節如故偃蹇大邦非所以示勸懲伏望奮發英斷重賜施行以慰天下之

公議詔劉寶落安慶軍節度使罷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福建路任便居住

癸巳名通化軍漢相國蕭何廟曰懷德　故太師秦檜妻沖真先生王氏薨

甲午上與宰執論給舍繳駮事因曰祖宗所以置給舍正欲其拾遺補闕若緘默不言豈設官之意然或探人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於不論臧否沽激取名此正

仁廟裕陵之所戒也陳康伯曰如此之人亦公議所不容也　集英殿修撰知鼎州淩景夏權尚書吏部侍郎

乙未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移知洪州

丙申秘書少監汪應辰權尚書吏部侍郎　是日大雨雪詔出内府錢賜三衙衛士凡九萬五千緡且予貧民之不能自存者三萬九千餘人又以内藏錢帛市薪炭賜之輔郡細民命常平官賑給諸路委監司決獄事宋史

全文史臣曰天人之應甚不遠也天大雨雪而上以仁民愛物為心不旋踵間其應如響是年冬敵嘗窺江欲

禁出關潛遁者上惻然不許曰朕思維揚之擾至今追恨大哉帝王愛民之言天實臨之矣未幾亮以自覺聞噫誠於民而不違於天惟聖人能之

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遺右僕射陳康伯書曰乃者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寛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弭災耶夫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相公居燮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

災異之說為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内修闕政外備强敵開闢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弭天變勿以天道為遠聖人之言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固宜鉗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由此獲罪固所不辭

丁酉以大雪放朝參三日　修武郎御前忠鋭正將李師民為閤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劉舜謨為閤門祗候師

民顯忠子舜誤光遠子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其庸謹可用故擢之

戊戌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張祁落職放罷言者論祁宿負罪惡又言祁媚事湯思退起廢持節其在淮西盜用庫錢又團結山水寨動以二三十萬人為名百端科擾人不聊生逃亡浮浪作過之人自行招集名曰放用以為緩急自衛之計故有是命又詔劾用令帥司收管其係官錢物令總領官都潔驅磨之

已亥大晴　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和國公張浚令湖南路任便居住時浚尚責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陜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　詔衡州編管人胡銓與放逐便又詔昨緣事一時編管覊管居住命官令刑部開具職位

姓名并元犯因依申尚書省　直祕閣知江州王矩為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散郎林仲純知江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韓仲通起於法家專務刻薄頃歲周旋刑寺十餘年阿附故相以三尺濟其喜怒起大獄殺無辜不可勝計故相之亡偶以憂去因得漏網湯思退秉政以其同出秦氏之門特引援之其在建康以公庫饋遺旁午秦門殆

無虚日丁禩秦氏奴也曩與仲通刎頸交今延為上客日與宴飲詔仲通落職放罷　初命郎官以上舉縣令既而朝議以選人不可授大縣第令籍記姓名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且如今日為選人明日改京秩其人則猶昔也而差注之格乃有等差蓋銓曹之限仕進者不得不爾若朝廷用人乃拘其法又何以薦舉為哉故臣寮所舉者才也非官也望詔三省於已舉之數毋拘劇易早與差除行之十年則天下

縣令舉無濫授之患矣詔權令通融差注　詔浚運河以淮東大軍庫趲剩錢六萬九千緡鎮江府常平米萬三千斛為工役費命總領淮東錢糧朱夏卿兩浙漕臣林安宅董視之　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言兩淮所出馬低小名為淮馬自成一種比之江南尚可蕃息而州縣拘籍户馬以應使令不特責其馬而又欲人與芻稻隨之賠費滋多大為民患是致民間不敢畜馬望嚴為禁約從之

辛丑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綸知建康府　權户部侍郎錢端禮奏贍軍新中酒庫以二十萬緡為歲額從之

壬寅詔館職續編元豐以来會要　詔諸路總管鈐轄人從並減半添差官與三分之一其添給驛料並減半用右諫議大夫何溥請也　建王府内知客龍大淵曾覿乞月給御厨折食錢如在京王府例許之此細事不當書以日歷不見龍大淵除内知客月日故因事附見　武德郎新知復州董誠為兩浙東

路兵馬鈐轄以其妻父劉錡言誠在復州薄有產業也右宣教郎新知鬱林州周沖翼移知復州既而侍御史汪澈言錡蔽於子壻之愛欲其相近乃指定差遣為之陳請非有事故詔以誠為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澈上奏在此月丙午誠改命在三月庚寅今併書之

左正言王淮言朝廷嘗立賞格給賣官產以勸赴功之人而吉州所申與提舉官所言眞下違絕朝廷為之罷提舉官逮今踰年而所減三十萬緡猶未可盡準近者永豐之民詣御史臺訴科賣官田

之弊至有已輸錢未嘗請射田土者葢其始作俑倡為欺罔者魏安行其人也安行初守滁州嘗以墾田數千頃邀賞于朝矣就加覈實輒復不然其為户部郎嘗獻營田之策矣試之維揚茂聞成效徒以口舌僥倖得官今又持節江東傲誕自如恬不為怪望録其前後欺罔之罪特賜罷黜仍戒諸路守臣給賣官田並聽民户實封投狀請買毋得抑勒累榜不售申明裁減其吉州先科敷人户輸錢在官不願請射田土者特行給還詔安

行罷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餘從之安行在江東急於受賞督廹州縣濶田甚峻所屬一切望風左朝請郎知徽州洪适甫至官民競赴愬适曰賞可慕民獨不可愛耶乃戒屬邑有虐吾民者必劾已而安行罷去民卒得寬

是月金主亮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軍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為上黄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亮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按是月甲辰朔丙午宰執進呈昨得旨問儀鸞司換舊陳

設有無收支上曰陳設不過享廟及人使至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收支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為尚乃詔自今非破損勿易仍先申尚書省乃下有司以新易舊　右朝散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李若川移東路　軍器監主簿楊民望言監司三弊一曰挾吏徇其好惡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縣而一縣所費或至千緡三曰公使互送過於供給蜀去朝廷遠吏尤自肆乞命監司帥臣互察從

之民望成都人也

丁未左朝散郎新知江州林仲純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降授右通直郎新知黄州林珣移知江州　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彭合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合尋卒

戊申詔邛州復置惠民監歳鑄鐵錢三萬緡利州六萬緡為額内大小錢各半初議者請復嘉邛二州鼓鑄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嘉州無鐵可用乞令邛州以

所造日額衣甲鐵炭改鑄夾錫錢而令利州以鑄錢所餘鐵炭對數打造衣甲委遂州守臣提舉措置仍隸屬總領所從之利州六萬緡計用本錢十一萬四千餘緡邛州三萬緡計用本錢三萬九千七百餘緡淳熙六年十月並改鑄一折三錢

直秘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行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

己酉右朝散大夫知贛州陳輝直秘閣再任以右正言王淮言其治行也

宣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利州西

路駐劄御前後軍統制王喜卒喜驍勇善戰西人畏之

庚戌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升入對論福建上四州鹽直太重時議者亦言福建路科賣官鹽其弊已甚昨者汀州又以科鹽遂媒賴福高之禍臣聞閩地瘠薄舟車少通明道以前鹽法固未立也景祐之後始置海倉買納妝抹鈔錢十萬緡以三分之二許客人於榷貨務入納興販一分與轉運司般賣充上四郡買發百餘年間公私便之宣和末偶因兵火客販阻絕故海倉

之鹽盡歸州縣般運建炎間雖量增價直猶是官司置場出賣民未以為病也續因邵武軍簽判趙不已獻言本路每歲遂抱納鈔鹽錢一十萬緡節次增至三十萬緡為額鈔錢每增鹽價遂長頃年每斤不過三五十文今甚者至百有餘錢矣官價既高私販難戢州縣貨賣不行始議抑配議者以為今欲上給經常之費下寛齊民之力無如取歲計之實用去無補之虛耗且如本路歲賣鹽一千一百三十萬斤以錢百二十為率計收錢

百三十五萬六千緡歲計所用不過六十萬緡據實而取民亦何辭自餘七十五萬六千緡悉非公上之入多與運綱人充優補縻費兼供官吏百種侵欺此所謂無補虛耗重困於民力爲可去也今漳泉興化福州下四郡見行科納鹽息計產而出謂之產鹽錢印契而出謂之浮鹽錢每歲不下四十餘萬緡行之既久民亦安之上四郡所用歲計六十萬緡以數內三十萬緡視下四郡令人户計産印契作産鹽錢入納然後罷海倉之買

納免官司之運賣弛一路之禁榷所至場務別行季官拘收稅鹽錢歲約三十萬緡湊成六十萬緡則歲計無不足之患矣或者又欲倣茶引之法從漕司造長短鈔引合同號簿據逐州縣合運歲計并鈔鹽綱數分抛令自招客人入納見錢算請仍以合同號簿付懷安等處鹽倉支鹽請如本州賣鹽一斤為錢一百文內二十八文係漕司鹽本增鹽等錢二文助學錢一文吏祿錢三文醋息錢六文豐國監錢二十五文市用錢每斤共計錢六十五文入納見錢六十五緡即給一千斤鹽鈔之類仍便指

躬往賣去處與百姓和合買賣而六十五文之外利歸商賈則人亦必樂於入納況所在鹽價不等少者獲什伍多者獲倍稱之息乎所有抛脚耗鹽之數並依舊優潤客旅州縣却將所賣鹽鈔錢並據諸色科名分隸發納不用鹽本坐辦歲計而宿弊可以盡革二者之策俱可施行若由前所言科産浮鹽錢及收稅鹽錢滿六十萬緡以充歲計而使民自便亦云善矣竊恐曠日持久言利之臣又欲官自煮海重困居民誠為措置刻石以

示永久則不足慮矣由後所言行長短鈔引竊恐漕司州縣之吏利於科擾及監司州郡欲以綱運周旋人情乃為不可之說欲望下臣此章令福建路諸司公共詢究風俗博求利害擇宜於永久可以便民者嚴立程限以實來上陛下斷而行之則八郡之民均受其賜且免州縣分差使臣下鄉科擾之弊詔福建諸司同具措置限兩月申尚書省　太常寺主簿魚權光禄寺丞李浩主管台州崇道觀自請之也先是胡憲乞歸查籥被論

浩亦不安於朝與王十朋相繼求去云此以浩墓志參修

癸丑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主管侍衛步軍司

公事趙密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

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

公楊存中為太傅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

奉朝請存中領殿嚴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

浩相繼誦言存中之過上感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

上疏言金人年来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虵豕荐食

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戰艦至于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畧條為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其議乃累章丐免（此以王曮所撰存中神道碑修入碑詞不無緣飾然以事考之北敵寒盟存中再起而趙密遥罷則似以此故也今但去其潤色之語而以王十朋等所言載於其前則事之的實自見矣）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

駕馭久典兵衛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馭語
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
可以為法　隨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同統制
李捧撫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仍以神勇軍隸步軍司
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落階官為利州觀
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　詔殿前司日前諸將下
有除剋掊斂私放債負之類並日下改正住罷兵校差
出回易及私幹借事限一月拘收回軍務在優恤士卒

以稱朕意仍於軍門榜諭

乙卯閤門祇候御前忠鋭第五副將劉舜謨為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覺卒

丙辰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之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初命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成都

丁巳右朝請大夫楊抗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滋為京西路轉運副使尋不行　左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蔣汝功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庚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以本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户部後二日同安郡王楊存中復以私家撲買酒坊九及酒本醲具為錢七十二萬緡上之於是歲通收息錢八十萬緡有奇以其半為行在諸軍馬草之費時

諸軍日費緡萬束率為錢千緡上嘗謂近臣自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葢上思慮深遠如此

辛酉詔侍從臺諌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　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主管台州崇道觀倓以父存中解兵柄故有請也

癸亥封建府夏氏為齊安郡夫人翟氏為咸安郡夫人給内中俸夏氏江西人曾祖令吉為吉水簿而卒因家焉翟氏本姓謝其父寧早死養於翟氏因入内武節郎

蔣世忠入宮皇后以賜王至是得封二人為中宮所賜會要不書按周必大草程貴妃為皇后改姓謝氏制云早從藩邸之游蓋禀庭闈之命即指此時王在藩邸左右嬪御不過數十人僅足以備使令一日出十餘人厚其資而遣之有一年少而俊麗者王雖奇之而亦竟不留嘗語宮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寶貝珠玉侈靡奇異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

甲子皇叔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建寧軍節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㽦並罷士街等置司泉福二

州曾士街强市海舟為人所訴右諫議大夫何溥奏其事因請申嚴兩宗司興販蕃舶之禁不惟官課增而民業廣庶幾銅錢出界之令可以必行仍乞擇宗英往代其任詔大宗正司更選宗室二人既而言者以為南班至少請擇内外宗室文武之應正者更主之乃命左朝散大夫士礽知西外宗正事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子游知南外宗正事自是兩宗官率多用文臣矣言者乞擇文臣在三月乙卯士礽等並命在庚寅今聯書之

詔偽造會子及扇摇之

人並依見錢關子法按用見錢關子法指揮已見元年十月壬午六年十月戊申

是日上與宰執論薦舉人材因曰人材當用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可觀然徒欲近名譬猶畫餅終不可食何益於事卿等宜審度之

乙丑詔經義詩賦依舊分為兩科以取士先是右諫議大夫何溥上疏論經義詞賦合為一科之弊以為兩場俱優者百無一二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扼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

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溥建議在今年正月壬寅議者多以為經義詞賦不能並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場故策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經久可行申尚書省至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奏依舊為兩科詩賦不得侵取經義分數若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才不

足之數聽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為率毋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補試為始於是行之至今　中書言昨以僧徒冗濫令禮部權行住給度牒已經二十餘年望量行製造度牒立定價數分降諸路州軍詔户禮部措置户部乞每料給降二千道每道價錢五百千綾紙錢十千皆省陌兩浙州軍輸左藏庫江淮荆湖京西輸三總領所江西湖南閩廣委逐路提刑司仍輸左藏願以金銀計直者聽從之　左朝請郎知徽州洪适提舉兩浙西路

常平茶鹽公事　武翼郎新知叙州武鉅移知均州以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其才可用也

丙寅詔通進司承受内降文字並封送三省樞密院先是内降詔旨未經朝廷奉行多漏泄者議者以為言詔給事中黄祖舜措置祖舜乞選内侍省官二員監通進司每日降出御封文字並用黄絹夾囊盛貯監官親書姓名封縶仍令門下後省印歴抄轉旬終赴省結押日具承受奏牘及御封名數申省至是行下

丁卯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劉光時陞忠州團練使再任以州民吴洪等言其治行也

庚午侍御史汪澈言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朱翌本秦檜腹心之交自選人拔擢二年而至侍從復叛檜而附范同故檜怨之刻骨自公道之行朝廷愍其久竄嶺表在技拭之列寖叨郡寄所至不治近差李寶往平江措置防扼海寇翌漠然不顧泛以武臣待之使寶徒手無所施功及其哀懇亦略不介意至煩朝廷又遣林安宅

國事安賴焉望賜罷斥以爲不治者之戒從之林安宅時爲浙漕其遣行月日未見當考　是日左司郎中徐慶賀金主生辰還過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州事徐宗偃爲言金主初無恙因諭以去冬省劄詢問對境疾病事恐或至失墜則有悔吝於是宗偃因慶歸以省劄上之

辛未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張修卒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嘉國公秦熺薨于建康府詔贈太傅三月丁亥不行熺家居凡六年

建炎以来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剌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州駐劄尋改隸馬軍司（此據四月二十四日都省所奏附見未見降旨改撥之日）

當考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故相以愛憎進退天下之士或挾私立致通顯名器溷亂豈非害治之大者仁宗

朝范仲淹常為百官圖以獻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是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不察近紹興初常命宋棐編修差除格目自宰執達於寺監丞簿其書斷自元豐以後願倣此意申勑攸司重加編輯命二三大臣遵守格目凡遷進淹速必稽其次序使累朝典故舉行於今日事下吏部後下行

巳卯右諫議大夫何溥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仍兼侍講先是溥常言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獘有曰同

近於和而和實非同比近於周而周終不比世人之假同以為和託比以為周求濟其一已之私而卒貽天下之患臣願辨之於其早制之於其微使同與比之迹不形而和與周之實常著則朝廷正而百官正矣又言軍政之獘曰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絶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被堅執鋭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歳課月計利歸私門壟斷自如百姓失業甚者死亡不補虛數日增沿

流尋源所宜痛革又言爲備於無事之時擇才於自代之舉置總帥以護諸將則勢同臂指募民兵以捍兩淮則可固藩籬皆當今急務上察其忠乃有是命　監察御史陳之茂爲尚書吏部員外郎　祕書丞魚權吏部郎官杜莘老守監察御史　詔太傅同安郡王楊存中朝朔望　大理寺丞姚邵爲京西路轉運判官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洪遵知平江府先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屯平江以防海道而守臣

朱翌議多矛盾朝廷以寶嘗為遵所薦故改用之　詔錄勳臣魏仁浦馬知節佘靖寇瑊張述諸孫各一人用郊赦也仁浦故相知節執政靖瑊從官述職方員外郎以嘗請立皇嗣故

庚辰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遵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中奉大夫王普行尚書禮部郎中　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兼知成州吳珙移知襄陽府依舊中軍都統制洪遵領利西統制蓋以携西兵之鎮故也　召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襄陽府劉澤赴

行在　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移江南東路避親嫌也

辛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為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散大夫知真州徐康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壬午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

詔秦檜妻冲真先生王氏改贈希妙先生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王氏以先生祔于檜之廟而

為之配不合禮經乞歸先生之告于有司仍舊秦魏國夫人舊號於禮為稱從之王氏復封在此月丁亥今併附此　左宣教郎趙公廙知平江府長洲縣用洪邁為尚書郎時應詔所舉也　詔故直秘閣林季仲故祠部員外郎李巖老並特與恩澤一資季仲復職未盡巖老居母喪而卒權吏部尚書何溥為之請特錄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李琳卒

癸未宜州觀察使提舉建昌軍僊都觀王升卒

丁亥給事中黄祖舜言自後恤典朝廷所以褒贈功臣使之没有餘榮也契勘故相秦檜當政擅作威福不知有上殘陷忠良為國斂怨其子熺實與謀議及其亡也陛下保全其家俾熺休致而歸不寘之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與之遺表恩寵命横加殊駭物聽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陳正同知太平州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郢州馬羽罷以京西諸司言其不法也

戊子右廸功郎莫沆爲紹興府嵊縣令沆歸安人大理少卿孫敏修應詔所舉也

庚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侍御史汪澈言近有旨政事並用祖宗舊制然循襲既久有司失於講求往往有未厭人心者姑以遷授恩數六事明之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矣節度以移鎮

為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矣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小大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為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効顯著不帶遥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遷官者率於遥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遥郡承宣使一落階官遂為正任承宣使矣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為閤門宣贊舍人纔轉一官徑至右武郎矣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

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為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至有法當入第六等如武翼郎或宣贊舍人而除者矣臣謂賞爵所以厲世磨鈍使人欲之不可必企之不可及是以祖宗規模宏遠董正有序名器之重不可假人昨自權臣用事動出己意倖門一開錯雜並進浸淫于今可為太息望詔三省樞密院將此六事參酌典章務存大體立定綱目貴于遵守不必曲徇人情以趨捷徑庶可以鑒成憲行故事仰副陛下規恢之意

詔中書門下後省看詳申尚書省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何溥進兼侍讀　權尚書禮部侍郎金安節兼侍講

辛卯武義大夫金鄧為閤門宣賛舍人鄧湖州人初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閤門貼職祖宗所以奬勵邊功未嘗妄予挾鼎以財雄東南因納粟授官交結故相秦檜以看閤子為名使專任南畝出納之責累官正使人所不齒今一旦授以上閤之秩人言籍

籍臣以爲決非陛下本意上覽奏謂輔臣曰朕初不知

曲折當如所請以戒後來僥倖之門或曰鼎嘗造海舟

以獻王繼先其直萬緡舟中百物皆具是除繼先所薦

也此爲王繼先得罪張本故左朝奉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左中

大夫官其子二人先是其妻繆雲郡夫人管氏言光遷

謫嶺海首尾十八年二子喪亡二子流竄田園屋宇盡

皆籍没骨肉流散身後二子三孫俱白丁祖宗以來執

政官得罪未有如光被禍之酷者宰相陳康伯進呈故

有是命　詔鋪兵擅開竊看傳録文字並依建炎指揮從軍法建炎二年十一月其闕額以廂軍填補月給錢米皆增之

壬辰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𤼵知徽州　左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史正志充樞密院編修官正志江都人也

甲午戶部奏左藏西庫見錢不多所有月支券食等錢欲以銀會品搭諸司百官以十分為率六分折銀四分

會子軍五分折銀三分見緡二分會子從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主管建昌軍僊都觀

初户部奏以官田授揀汰使臣事下兩省臺諫事祖見正月戊寅既而給事中黄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臺諫杜莘老梁仲敏等言臨安一府揀汰使臣軍員凡一千六百八十有八人歲用料錢等九萬一千餘緡紬絹布綿二萬五千八百餘匹米二萬八千餘石而本府屬邑除昌化

鹽官富陽無係官田外其餘六邑止有田一千一百七十四畝有奇是一兵之田未及一畝若如議者所陳紐其衣糧請給計其價而給其田則所贍養者不過數十人其坐而仰衣糧者尚千餘人也不特事體不一又勞逸不均矣謂宜下有司將賣不盡係官田及户絶寺觀無主田并僧道無主田盡行拘收又將日後沒官田歲行抄籍以待兵田之數相當而後施行庶無不足不均之患丁酉詔吏兵部長貳參酌措置後不行日歷就職臺諫給舍

議狀于此日而臺諫止有殿中杜莘老司諫梁仲敏二人按此時汪澈為侍御陳俊卿為殿中仲敏為監察王淮為正言今年四月淮丁憂六月一日俊卿出臺六月六日莘老遷殿院七月一日澈自中司出使意當在七月以後是時西掖乃楊邦弼虞允文二人九月邦弼致仕允文獨員今邦弼不繫銜或又是九月已後所上也

己亥言者乞令大臣省親細務詔左右司措置申尚書省

庚子故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張宇發特贈左朝請大夫宇發靖康初從陳過庭使北死雲中之佛寺至是其家有請故也　初左朝請郎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洪适入對論役法事曰臣竊見元祐指揮合役坐
閑人户不及三番處令雇募蘇軾謂聖恩欲使百姓空
閑六年是以紹興二十六年之旨歇役六年者與白脚
同行之數年下户得以寛佚閭者宣州守臣有請欲不
俟六年再差上户有司誤以歇役六年之文衝改下户
畏避多致流徙蓋上户税錢有與下户相去十百倍者
必俟差遍下户則富家經隔數十年方再執役臣守徽
州以婺源一縣言之有差及一貫税錢者民間哀訴誠

為可念乞仍行二十六年指揮庶使細民鼓舞德澤又如一都之内上等五户稅錢各五十千中等五户稅錢各三十千各曾應役若以歇役六年再差恐中等五户僥倖終免乞自第一户差至第十户然後再差所貴役法均平上下稱便詔户部看詳至是户部言在法差募保正長通選物力最高人充應二年替無可選者於得替人内輪差乞申明行下從之

夏四月按是月癸卯朔甲辰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

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其闕額令吳璘招填限一季吳拱移屯日歷全不載王之望申省劄子云四月二日指揮甲辰初二日也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聞有邊

隙乃自益昌運糧十萬石至武興及拱移軍遂以歸舟二百七十餘艘載其軍無家而下軍過合州守臣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申以私錢餉之軍士皆喜師申粹中子也按此則拱之軍蓋自嘉陵順流入大江自峽州或峒南之襄陽也　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貴提舉邕州左右江兵馬賊盜公事兼提舉訓練峒丁　右朝奉郎何休知化州還言廣西轉運司自榷鹽之後利入頓虧遂令諸郡變税折錢如化州額管税米八千石歲用萬五千石漕司歲於本州科六千

五百石赴容州送納每石折錢二千六百而令本州和糴萬石支價錢四百仍就税户均糴民間甚以為患乞於廣州摧鹽數内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令逐州之税各隨本州送納户部奏乞坐法約束行下從之既而左朝奉郎知廉州程遜名還亦言廉州丁米偏重每丁有輸八斗六升者而漕司又以丁口歲敷二分食鹽十餘萬斤民力益困願減丁米三千石而以賣鹽錢糴米償之事下户部尋以遜為大理寺丞休上奏在甲辰遜留中在己酉今併書之

乙巳言者論州郡之學其間無進取之路故士之去就甚輕所養無素乞攤罷太學補試而於諸州養士每百人中選其行藝之精者歲貢兩三人入太學庶幾所得皆素養之士且非一日之長而士之在郡學者皆以實能為尚學校不期而自重矣事下國子監已而國子監言自罷舍法復以科舉取士奉行日久難議施行事遂止　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顔言歸州去夔州最近去荆南最遠乞以歸州仍隷本路所有本

州歲起湖北路錢物依舊赴湖北漕司從之建炎四年宣撫處置司創歸州隷本路紹興五年還隷湖北

丙午右朝奉郎郭敘通判蔣州右奉議郎知袁州萍鄉縣呂輔通判濠州並塡復置闕

丁未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于宰執曰竊聞使命往來覘邏窺度之言莫不以敵國遷都決定於春二月今四月矣其言未驗廼曰先至洛中看花或又謂星臺陳獻拘忌乙以今秋為期蓋詭詐叵測初無一定

之論在彼者雖無一定之論而在我者當有一定之策以應之則事至而不擾今日之勢惟荆襄兩淮最為要害守之則長江可守棄之則江不能保利害灼然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經理固不宜少緩誠使在我之策既定則彼之已遷未遷皆不足深慮矣

庚戌集英殿修撰曽幾周綰並陞敷文閣待制幾提舉洪州玉隆觀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初殿前司左翼軍駐漳州郡鬻官鹽以供其費其後此軍移泉而鬻

之如故凡於村郭分十八場悉以民户編排為甲赴場市鹽定其等第限以斤兩深山窮谷之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至是侍御史汪澈乞委提刑司相度利害如所收錢非起發贍軍即與住罷從之　左奉議郎知遂寧府何驥為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奏府城摧倒者千八百餘丈乞支降錢二十七萬緡米七千石調三衙卒九百人分頭修築從之

壬子忠訓郎韋珪為閤門祗候珪淵孫已見

癸丑詔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許存留殿前司部曲五百人諸子子壻各進官二等以其奉祠故也

右正言王淮以父憂免

丁巳御批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已見實封聞奏時久雨故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請之上謂宰執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可令侍

從臺諫各具時政之闕有不便者即與改正宰臣陳康伯朱倬皆待罪上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翰林學士何溥言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在得人心推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治之急俊卿又言詔下之日陰雲開霽至誠動天應如影響然當主憂之時敢不畢其愚慮今敵居汴京已逼吾境而武昌襄陽荆南各相去數百里宜擇威望重臣以兼制之使首尾相應又宜密遣人假以他職往来軍中以問諸將或令逐

軍各使腹心將官赴朝廷令大臣與知兵者講說地形及先後緩急之宜又鄉兵亦宜給以衣糧器甲俾之樂從雖朝廷方守和議淮上未可屯兵而歷陽儀徵維揚城壁稍堅當陰為之備他日諸軍可以投足昔唐憲宗中興裴度曰此豈朝廷之力可制其命特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今日茍處置得宜彼知我有人焉或可以寢其謀矣　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淫雨之咎竊意卿士之列郡邑之間有未能上體德意而感傷和氣致召災沴

者如刑罰之失中賦役之不平貪夫侵蝨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賊民命有一于此皆致災之由也在内令風憲之臣彈劾在外令廉察之官按發俾官曹肅清民有愜志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若乃安内攘外則古無上策時異事異其可施於今者蓋鮮焉何者敵國相持非和則戰其形已定則吾之籌畫亦專出一塗而無所牽制今名為修和而實相窺伺則為今之謀要使規模不失和好之形而實有備豫之策而後國勢可立也

故臣之愚慮其策有三一曰屬將帥二曰擇地形三曰明覘候自一二年來沿江上下列屯作鎮其意以備江北也人情狃于無事必不能夙戒素辦如與敵對壘者萬一出吾不意疾驅渡淮而我軍方整部伍理器仗備扉屨非一月不能首塗則敵人已奄至江上矣臣謂今日諸將必使之選兵夙戒常若寇至然後緩急可用也軍之所處得地者勝乘險以守則衝犯者不得利據要以守則侵越者不敢過今頓兵江北雖有地利不得預

據也而可以預加相視且如盱眙之距京口其路當衝要者凡幾所地稱扼塞者凡幾處除當險要之外旁岐支徑可以分攻越鈔以達江之南岸者凡幾道此雖聖智如黄帝湯武者不能意度而數揣也必須躬歴身到詢人訪古而後可知今不預備也必將有警而後推鋒越江倉皇之間何嚮而險要可據何屯而攻鈔可禦浪進泛行與客軍之遠涉者無異則吾何名夙戒預備也臣愚欲乞令沿江列屯各以對江地步令主帥自擇將

校量選壕寨使沿屯過江逐一詢訪土人相視地勢其有所得隨行具圖著録歸視其軍則不惟躬親按行者可知他時軍行其視圖籍者亦得以知之矣今江北之無兵無城者以為和也而方儲兵江南以為有事之備若敵有變動覺知能早則猶可以半淮漢以相角若覘者不精逮其侵軼入境而方出師與爭則淮漢之地危不可保矣古者募客刺讎受募往刺者有必刺之道焉而世未嘗以前人嘗死而不敢往者賞重于死故也今

使之覘敵雖有冒死之理而未必至於死也而率難其人者賞之厚不足酬其死故雖金人之存亡汴都之来否尚不得其真則吾何以逆探未然而預為備禦之計也臣謂覘者不得其人則雖儲兵聚糧朝謀夕算而他時必有遲不及事之悔故臣願沿邊諸州沿邊諸軍皆稍厚假之財寛其出入或稍優設官賞誘使歆慕僥得事實為期而不屑屑以規矩繩之不曰覘無不的要之十得六七則將視病施藥亦必不繆矣此三者皆防守

之大計也而以將帥為先者蓋將帥得人則擇地覘敵當自能之有不煩帷幄之慮者矣竊聞朝廷已命諸將擁衆分屯事不遥制馭將之術固已得之然推轂授任人得自專權均勢侔莫相統一聲援不接或失事機臣願精選重臣有威望者俾往視師盡護諸將庶幾深謀遠算亟得參決戰勝守固克成厥勲實外攘之策不可不務者也若夫備禦不虞内固根本則願密詔諸路帥憲及諸郡守貳各嚴保甲之制聯比其民使察非常庶

幾姦民不得伺隙窺發州郡禁卒自守貳而下將舊格合給人從痛行減損追還營屯敢有違法差使者重寘之法仍汰去老弱專委兵官中有材武習軍旅者訓練之課其尤者而加賞勸焉根本既安而朝廷無内顧之虞得以專意外攘疆場之事何患不濟　詔天申節宰執使相所進金酒器並特免　户部奏乞羅本詔以天申節進奉銀十萬兩湊與之　監察御史梁仲敏行右司諫　保義郎梁舜弼漢弼並為閤門祗候二人邦彦

養孫也用遺表恩澤特與之給事中黄祖舜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閤門之職祖宗以来不以恩澤遷補今授之無名遂寢其命

戊午太常寺言明堂大禮當用牛羊豕乞下浙路漕司收買前九十日入滌從之明堂正配及太廟十一室皆用一太牢明堂從祀十五位共八少牢别廟一少牢配享功臣七祀共一少牢皆有副

已未命尚書右僕射朱倬提舉三朝國史倬以祖諱辭

詔去修字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歲終以諸路州軍額起折估糴本錢虧盈為知通殿最仍以一年實起到庫錢數為準各具其尤者十州來上俟終更乞差遣日斟酌施行詔諸路依此行之是歲四川所入增錢三百八十五萬緡（現租額增二百六十萬緡）之望乃言歲額無虧上其最增者十州于朝乞籍記而已（宋史全文上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困自合蠲放若已輸納而官吏侵用則亦不可不與覈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漫不經理則是姑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是日遂進呈四川總領王之望催驅殿最事目上曰依所乞并令諸路亦如

此施行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為軍以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言其户口最盛且接連湖濼猥通豪右非增重事權無以彈壓故也因命右通直郎知縣事呂令問就知高郵軍仍賜經制錢二萬緡常平米三千石為復軍之費　入內東頭供奉官徐甲為武義大夫帶御器械

甲子權户部侍郎錢端禮言淮浙諸場積鹽不售乞立限一月許客舖入納每五袋加饒一袋不納鈔引及通

貸等錢從之

丁卯殿前司言破敵軍改隸馬軍司本軍有闕額竊見南劒吉筠建州邵武建昌軍多有游手之人乞差將官各一員前去同守臣均定招收共一千六百人赴本司招塡從之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為大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金主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

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于邊若果欲遷都于汴屯兵于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為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廵幸汴即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上慷慨請行上大喜凡並據趙甡之遺史本文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蘇曄可用許之曄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代行命掄在五月丙戌左承議郎魏杞行太府寺主簿

用錢端禮薦也

壬申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觱乞量行招填禁軍詔本府今歲上供銀錢綃絲米並權減半以為招軍之費

是月金主亮率文武羣臣如汝洛至北邙山因改其山曰太平